



寧波府志卷二十三

書二

南京兵部尚書郡人張時徹纂修  
寧波府知府蜀威遠周希哲訂正

河渠書

鄞

鄞邑附郡城而其地東西割不合分爲鄉者各七  
而水之所資亦殊西之水源四明山西南出會稽  
由上虞縣斤嶺自趾至巔凡十六里故名歷小嶺上莊石壇龔  
村小皎而東上莊南一派出分水嶺經蘆栖坑口

分水嶺南一派出仗錫山歷杜畧鄭家巖至蘆栖坑口合流而出大皎二皎之水各流至鯨魚山前而合至窰巖迤邐而東歷樟村至平水仗錫南一派出天井山天井南一派出溝頂彰聖山俱至平水合流而百千澗壑之泉會爲一溪經中潭至它山堰而西北折過迴沙閘紆迴九曲經新安許家會古小溪口洪水灣梅溪灘出洞橋歷沙港口烏金磳積瀆磳百丈塘風棚磳櫟社行春磳段塘散布各鄉由甬水門而入郡城瀆爲日月湖西則樅

源之水出自大雷諸山而並山之田胥引溪澗以溉一出鳳畧口其下亦有烏金磳圖便利者稍徙而遠之近山田千餘畝輒告病一出林村林村下窰山有泉從地下出勃勃作浮漚如星宿海狀相傳僧智回卓錫取水水應錫出未必然也今雖旱甚不竭故名曰靈泉亦曰湧泉泉水經雙瑞橋東北至泥峙堰分爲二流一入港至湖泊注石塘東歷高橋而入郡城一下堰出林村大溪注十字港亦東歷望春橋滙而入郡城故柅源鄉賦以是獨

加於他鄉今田堰上者利塞田堰下者利開塞者  
壅水入田坐收成稔之利而堰下絕流則田者束  
手告病矣禁塞息爭斯兩利也去林村稍東爲罌  
脰湖西去今郡城十二里周廣環百里而四面置  
斗門礮閘以啓閉畜泄之湖高田下勢若建瓴春  
漲則豬諸山之水旱則啓閘注之閘日已狹四郊  
而七鄉田數萬頃歲畝收皆一鐘唐大曆間縣令  
儲仙舟大修治之更其名曰廣德而繼浚者則刺  
史任侗宋令張岫其興廢利害詳載曾子固所爲

記中然而議廢者數矣卒格不行以其爲利重而  
西七鄉民籍以爲命也故舒亶著四利說刻之林  
村資壽院壁元祐中有俞襄者挾廢湖策走京師  
時宰惡而法之其說不行鄉人樓异以免喪起除  
知興仁府改知遼州已改隨州將行异欲得鄉郡  
會時有獻議者括天下遺利資國費於是异輒言  
廣德湖可田儲所入待高麗使者用以啗上异果  
得明州湖遂廢凡爲田八百頃募民佃輸米四萬  
石而佃者甚病自後七鄉沃野無歲不以旱告厥

害稔矣事在政和七年嗣後靖康初檢正王庭秀嘗著水利說欲上章復之會虜變起不果漸既廢而所恃者惟它山堰堰去郡城西南五十里先是前所云四明諸山水走百里盡瀉之江百姓不饗其利唐太和中縣令王元暉相地勢謂大江夾諸山直上接平水而溪所從來者高至它山始兩岐之水稍散漫而江北唯茲山四無麓故謂之它山它山麓皆石趾插江底非他浮沙比可馮藉爲堰乃始治堰堰跨兩山麓南北闊者四十二丈石

三十六始堰時水湍悍難治用巨木雜竹爲槌以抗水適洪水汎濫絕壑合抱之木非人力推挽者一夕乘漲至堰下遂得壘石成之故至今以爲神堰高下其中水湧則什七入江什三入溪旱則入溪者七入江者三而後屢修治率易敗蓋以石堅泐而功踈密也謂堰有神非王令者水輒壞豈其然乎在宋則錢億唐意張必強皆嘗增石以遏羨流而我明嘉靖間知縣沈繼美用石版堅巨堰口者半高故堰尺許水入溪稍多民更稱便今稍稍

旁有罅且缺半灑泄滲漏無所底止增防遏潰何  
可已也去堰西北百武爲廻沙閘宋淳祐間守陳  
壇咨于鄉人廬陵守魏峴峴作水利備覽其畧曰  
大小溪之上夾岸皆沙雨則與水俱下溪塞不流  
七鄉河渠不受利歲發衆淘之至三四舉費緡錢  
數萬已復塞如初與其淘於旣積不若未至而遏  
之便用爲閘則水輕上流沙重下止水濫則閉平  
則啓使得行舟沙溢閘外淘之易爲力乃仍吳家  
橋閘之三門板各七刻平字水則字于兩柱上令

土人許阿一者司之啓閉有節榜石于旁以示禁  
後果便然亦歲淘閘外沙今數十年不用水道亦  
清駛豈沈令增高堰石水深而流迅故邪郡人御  
史中丞戴賢作水利序說云讀考工記有曰凡溝  
因水勢善溝者水漱之蓋言導水就下則湍駛自  
能漱激留淤宜益治港令廣浚且務徙沙毋置近  
壩又稍于堰之上流爲防遏水庶什七之利民得  
而食也議者是之去閘里許爲洪水灣灣故與江  
相薄潮水內攻河流外泄漫爲一壑而它山之水

不得東注各渠宋慶曆中丞相吳潛守用土人策  
謂江之東南有何氏竹木園當水之衝不宜與水  
爭地撤其蔽而疏通之害輒祛乃給官錢市其地  
作三壩一瀕江以禦狂瀾一瀕河以防罅漏一介  
中以拓表裏果賴其力乃今則沙洗石落瀕江者  
墊水中僅僅一石漏泄無當詢土人謂主土皆沙  
壩踈非塞水用宜遠取硬黃土實石中庶堅久不  
敗大率河渠皆沿江自它山抵郡城北指永豐西  
折石塘相去百里爲堰者無慮數十爲碶者六土

踈薄善崩水暴漲堰數敗畊農樵藁土交之不固  
水亟洩不止旱半月河渠盡涸舟膠不行田龜折  
民嗷嗷病矣故王令堰它山成用木鵝三因暴水  
浮之鵝至處輒爲碶以洩水今烏金積瀆行春是  
也而風棚碶在北渡眺江橋西一名望碶宋熙寧  
中縣人虞大寧置之用以却暴流納淡潮者蓋自  
行春至積瀆相距三十里行春居江下流滷汐易  
至烏金積瀆處上游非潮盛漲滷汐不至河渠少  
涸江湖尚澄澹可壅入河渠以溉田霖潦亦易洩

故風朔視他礮爲尤要今廢不治惟見石礪陷故  
瀆中過者莫之省問今若度水沾溉者計畝率力  
民必樂趨惠利無窮此所謂以佚道使民者也永  
豐礮當北城之下去石塘稍回遠七八月間雨集  
水漲彌天而烏金諸礮不能亟洩日月湖舊有氣  
喉食喉水喉穴城爲道而又湮塞僅通一綫水益  
沮如不行乃守陳塏聽邦人言謂茲礮關歲豐凶  
按民居蔬圃間得其故趾復礮之柱石三門二以  
洩暴漲名曰保豐而吳潛又增廣之爲柱五門四  
水始不滯流蓋諸礮寔七鄉之咽喉而啓閉吐納  
不可不握其機也故吳潛置水則於月湖平橋之  
下得旦夕視之以便蓄洩第今塘長礮夫之役率  
無賴子弟或下戶窶人應募引日因循啓閉失節  
而近礮居人利魚鱉裝重舟者自江入河爲便典  
守者率與之市盜洩無禁每春夏交雨水溢河渠  
或堰潰一二所至經旬不治往往雨澤方停而河  
已大半涸矣是可不爲之厲禁邪今宜以並近富  
人僉領茲役庶幾重犯法慎啓閉而不煩督責也



水則故瀕平橋空其地郡縣長吏車馬過輒見之  
輒得稽察水候可否今屋社學於空所車馬過不  
見水則亦漫不省問宜徙社學於他所而仍空之  
使得時時見平字石立水上輒得稽察水候可否  
故不煩塘長之申報展轉失時如今日也城東有  
東錢湖鄞縣未徙時湖在縣西故又名西湖湖水  
濶十萬畝前古因山麓斷處續隄合之受澗谷水  
七十二環里八十爲堰于隄者七曰錢曰大曰莫  
枝曰高秋曰栗木曰平水曰梅湖而堰之有礮閘

者四錢大梅湖莫枝湖水高決以注河凡得三渠  
半溉田百萬餘頃故東之鄉合鄞奉定爲七率無  
凶年惠利甚溥故又名萬金湖湖蓋因田爲之故  
以原供之賦均之七鄉以爲常寔唐天寶中縣令  
陸南金開廣之而繼治則宋守李夷庚二公功最  
高至王安石亦勤其事釐復湖界嘉祐間置前四  
礮閘立平水石於左右啓閉蓄洩應時而治平元  
年復修六隄始廟陸李于隄旁曰嘉澤廟淳熙四  
年皇子魏王鎮州請出內帑金錢五萬貫義倉米

萬石佐除淤葑費差撥水軍不問官民家凡食湖利者計畝頭出力爲役凡去葑二萬餘畝但所除葑不出湖外輒復填淤徒費金錢無補嘉定七年提刑程覃攝守乃議用官緡錢買田千畝歲收穀二千四百餘石如義倉例使高貲富人有心計爲人信伏者掌之分頓近湖僧寺中每歲農隙募民刺取淤葑計船大小地遠近葑多寡數酬穀有差會稽之一年可去葑二萬餘船益瀦水如葑數近湖壩漸漲人芟藕其中有力者與姦民相啖田之

因漸致湮廢乃盡請復舊趾天子可其奏田者論如律著爲令刻板榜之即月波隱學二寺嘉澤廟錢堰故有塘植荷者亦一切罷不許後有司坐視莫舉田租浸移他用湖日就湮寶慶二年胡榘以尙書出守復修覃議條畫較詳次第可舉用於農隙時八月間水勢稍退先用水軍船盡去芟葑務薙其根至十月始募湖下有田之家出夫力助工先修運河諸礮閘令放河水入江然後放湖入河河水瀦春農不失灌溉湖既乾然後去淤積乃

請于朝得度僧牒百道常平倉米萬五千石治之  
如前議而兵不妨閱農不妨畊民甚稱便又以贏  
錢置田若干畝儲穀以需後費又十六年陳埜因  
歲稔農隙竟行市葑之策兵農俱罷遣隨舟大小  
葑多寡聽民交葑給錢至者日千餘人益稱便矣  
而田之所收至此始全爲湖用計今殆三百年于  
茲時移物改田無所稽而漫然一湖莫有過而問  
者侵水者不徇淤葑而蘆葦蓴蒲之屬雜生其中  
日以滋蔓最深渚處以竿刺之不及數尺平波浩

淼即載輕舟行不得其故道輒膠不前近岸山坳  
間孺漲者又芟藕之因爲塍陌漸成畝畝而上下  
水田者殆數千畝怡勢嗜利之家皆私有之不惟  
侵蝕湖水而因之私決堰閘使其樹藝漏洩無當  
七鄉之田乃無歲不以旱告此寔廢湖之漸而西  
之廣德越之鑑湖可鏡也司民社者誠如程覃奏  
請故事嗜利者或縮縮退去而浚湖市葑之策要  
亦不可不行議者又謂聚芟葑淤泥即其中徑直  
處而隄之起邵家山跨楊家山麓如杭之蘇隄計

丈者不過四百隄成不惟可盡除芟葑而行旅往來便甚蓋計無過此者昔人議欲起月波接二靈山爲丈者餘八百信功鉅難成矣今度七鄉田計畝賦財擇高貲富人有心計爲民信伏如前云者使督役不以屬吏民未有不鼓舞而趨者東鄉運河阻湖帶江南受橫溪諸水東受阿育王天童太白諸水環繞百里而百萬頃田寔資之溉所恃者堰碶蓄洩無失時而昔人碶荻埭今名雲龍者洩南水碶貝則古塘東周蕭臯歟以分其支碶回江東西者二今名五鄉者爲十門以洩東水又碶江東碶大石橋直西如龍尾以洩之江故當時雖大水不爲災而望氣者亦以爲利江東大石久廢所恃者惟回江雲龍今定海令宋繼祖又別碶東岡而廢回江回江碶下故爲江今改爲河而東岡去回江五十里水行迴遠又碶門殺回江者半暴水壅闕不能驟洩東五鄉田往往成巨浸告病矣故鄞人屢聚衆決東岡而定人亦屢塞之徒釁爭端卒無已時計今惟亟復江東大石橋二碶而又於

王駐洋之周家堰四都之楊木堰各硨之硨各三  
門以補回江之廢度不爲災而東岡亦爲衆利矣  
昔陳塏在淳熙二年常復江東大石二硨其故績  
可績也近知府周希哲用父老言命鄞簿張纁修  
繕之先淘江東之米行河未幾即工蓋不惟暴漲  
可洩而舟楫既通農賈利之莫不嘖嘖稱便至如  
復大石復江東硨楊木硨周家堰皆因故蹟爲之  
費儉而惠侈此在賢有司加之意毋遜美於陸李  
諸賢可矣南鄉田惟江流灌之江接它山者水澄  
澹又支江逶迤盤屈于鄞奉間浦叙連絡不可殫  
紀在句章鄉者多並山有泉水亦澹無滷汐乃其  
賦特重然其田受懸磁對之水者什一而不受水  
者什九槩而則之非政之平也鄞塘鄉地高率于  
上游鑿瀆引潮注之又稍下爲硨以拒滷汐如棟  
木茅針諸所使入瀆者迂徐曲折而弗徑也上河  
堰則白杜橫溪水注之與東錢湖通下河堰則銅  
盆浦有堰常浦進林有硨硨通奉化江雨澇則江  
潮接之二河漲水相迎故堰善敗議者謂二堰各

遷入十餘丈則依山麓易隄防矣且白杜橫溪水  
回環河中可溉田五六百畝得常稔東鄉自一二  
都至二十八都河與江濱中有雲龍貝則二磳餘  
多泥堰每淫雨岸崩泥堰多決鄉人恒苦修築謂  
宜徙雲龍貝則磳磳於陳婆渡濱之大江則江盡  
為河斥鹵可化膏腴諸泥堰可盡廢歲省修築之  
勞且無旱患近里老嘗白府縣委縣丞丘民感勘  
議未行或又以各鄉水勢高下懸絕不便畜洩為  
言此當求其全利而為之大槩吾明故濱海大江

從定海入桃花渡為三江口當城之東北而

城西北折至西渡與慈谿前江接歷餘姚止通

壩一東從浮橋而南至北渡亦三分之一南行者為

奉化江止市橋西南行者止它山堰為鄞江江水

鹹鹵不可灌溉食飲而綿亘往來數百里土薄

深不及尋丈輒見塗淖天五日旱井泉與伏流通

輒鹹滷不適用沿江田數萬頃鹹氣蒸曝稼即枯

槁死矣是江有舟楫魚鹽之利而非所以利民生

畊鑿之資故鄞之水利在河渠然河渠不知鑿自

何時余覩禹貢淮海惟揚州及聞禹治水畢會諸  
侯于苗山更其名曰會稽會稽下邑有了溪說者  
謂治水自此了也鄞故屬邑域揚州豈亦禹跡之  
遺乎厥田下下今鄞爲沃土列上縣諸河渠力哉  
要在司牧者殫圖而沛澤也

慈谿

慈邑層巒疊嶂橫亘東西東臨定海之境西達餘  
姚而切其郭相去百里許跨山南北南則江水縈  
迴去海尚遠北爲鳴鶴鄉際大海而地盡斥鹵若

天限其壤殊勢異宜故其水泉灌溉彼此不相資  
也夫江通於海而海潮自蛟門西入合鄞奉二流  
其水澄淡海潮遇之勢不得輒入故桃花渡所鹵  
淡恒半然天時有旱而盈縮進退因之由是而  
西渡而赭山西抵丈亭俗呼爲前江緣江百里許  
並無比入之浦唯南受鄞慈餘諸山水故其水恒  
淡又由丈亭北折而東呼爲後江凡浦皆南入不  
通江蓋久旱則海潮內侵鹵浸瀰望必如是始得  
少緩其入而緣江之田猶可資以灌溉也浦比入

者皆薄山麓接溪流由是而東則鄞江之北定之  
西皆藉其利特水入漸細僅僅若溝澮耳且東北  
地勢獨高流水易竭故於後江之尾建茅洲化紙  
諸閘以節之而文溪香山達蓬鴈門諸水一遇  
雨難於疏泄故大江之濱多作碶堰以殺其勢如  
李溪青林諸堰是也舊制緣山之阿凡水所鍾處  
輒築塘豬之以防旱熯故有花嶼鷄鳴諸湖蓋自  
唐令建邑之初管山未鑿夾田橋外水道不利故  
江潮鮮入山水難出易盈易涸而鄞慈定境交受

其病誠不可以無湖也至宋吳潛鑿管山江而夾  
田內外潮水通利旱澇不虞又何賴於湖哉此變  
湖爲田之漸而國朝用是量畝加稅盡耕植之  
而湖卒廢矣惟鳴鶴地方四十里許不通江潮惟  
資杜白二湖之水以給灌溉故名爲第二重天謂  
其生物之功與天埒也湖制大塘橫截而用碶閘  
蓄洩之皆山水相接而杜湖之南漸入山麓視北  
頗高不能積水故於白塔山直東復置大塘碶閘  
名曰上湖而夏秋旱則上下閘俱啓水下注河渠



民實賴焉今近湖猾豪輒循山作田與水爭地重妨農而有司置不問此一病也白洋湖亦如之而湖西皆餘姚山餘之猾豪又以隔治無畏侵湖殆半此又一病也海墾有塘東接定之靈緒鄉西接餘之上林鄉沿塘置閘曰松浦曰古窰曰淹浦曰洋浦制皆三門啓閉以時而蓄泄之惟洋浦一閘與餘姚共而上林之水發源於游源諸山天暴雨輒汎濫橫流且地勢高於鳴鶴而鳴鶴地廣洋浦諸閘道違遠不得驟泄巨浸積旬爲害滋甚故昔

置漾塘障之令其溯塘之西直趨洋浦故曰漾塘非以此爲二邑界也漾塘古有木閘所以通行舟楫而啓閉之司屬之慈人然閘啓水復爲患故閉弗復啓而制堰堰之曰雙河邇年餘之貪狡者輒塞絕洋浦行海之道而利其膏腴水溢則決塘東注病慈無已且構訟于官必欲以隣爲壑慈邑諸生方鎮輩不勝患苦乃相謂曰如此吾其不爲魚鱉乎亦與訟後先相許爭者十餘年破產者數十餘家雖當道不直餘人而徃徃以財力相屈迄不

得還其舊郡理董雲漢忿不能平率諸生庭辯之  
而當道亦終不決可慨也已故慈邑水利莫要於  
鳴鶴而鳴鶴又以洋浦漾塘爲最正分界闢侵牟  
謹硯開修塘堰時蓄洩此治河之大都也

奉化

奉阻山濱海水皆下流灌溉所資固不能一一盡  
利也靈濟泉發于龍潭而流于城南爲大堰聚堰  
以灌田西錦溪發于石碁盤山而流于城中爲吳  
勝堰以灌田三溪發于枯桐坑由頽婆橋而出小

溪發于丘家山由歲穰橋而出以灌田葉家溪發  
于日嶺山由唐家畝至青錦橋爲小堰以灌田至  
城東一南流爲方勝硯以灌田一北流鵝鴨溪以  
灌田此附邑之流專利郭田者皆流入于縣溪縣  
溪發于鎮亭龍潭至大萬竹爲大堰出三十里爲  
朱家堰至廣度爲新城堰而大嶺下溪黃甘嶺下  
溪皆合流出西溪至龍潭灘爲資國堰引水入河  
分二派一由南山下注蔣家湖由舍墟村抵長塘  
河爲新溪硯以入後洋河有考到硯以節之一入

潘家斗又分二派一注萬壽湖爲土埭堰遠長浚短浚由司馬橋抵趙家斗有鄭家堰以隄之一由市河注廣平湖抵新河有斗門堰以隄之其流皆入于沈家莊河溉田不下數千頃然資國堰港口沙每壅塞而流之所入者微尤不可不以時濬導者也自龍潭灘而下由新橋惠政橋金沙灘長江至金鍾墩有倪家壩以節水入新溪達沈家莊河與後洋河趙家斗新河水合有陳渤頭壩以節水由陳渤頭壩而出栢樹港自金鍾墩而下由栗樹

塘至六板橋爲引水小閘分入內河流朱家河蔣家浦黃淑浦入趙河自六板橋而下至南渡有進林壩閘以節水達栢樹港又一由鄞塘橋馬石灰橋爲內河出坊橋壩與栢樹港水合流于坊橋江自南渡而下由常浦入趙河達于江口合于剡源溪而爲江銅山東溪出西圃泉井水出墩頭仁湖水出塘下合流于范家河江潮往來其間故爲柳公壩爲周長官壩所以捍鹵而儲淡也雙溪一發于杉木嶺由排溪葛嶽遠梅山西而出一發于山

隍嶺與湖潭嶺溪鮎埭嶺溪合流于方門遠梅山  
東而出爲雙溪至睦州合流由後潭報國橋至童  
橋爲黃莊硿其流入白水等村而復合于溪又下  
則爲胡芝硿其流入長塘後洋蓋黃莊胡芝二硿  
和澤甚博所宜勤于修葺者也自胡芝硿而下由  
楊家潭至下廊上橋又爲蔣家堰壅流西入汪家  
峻自蔣家堰而下由溪壩王家匯李家灣至廟山  
東出西鄔居敬橋金溪發于金峩山東北入白杜  
河由蔡橋合流于居敬橋出栢樹港土夷水溢不  
必硿堰而自可引灌者也剡源溪自剡界嶺由陸  
詔驛駐三石至康家嶺凡九曲至公棠與晦溪水  
合有公棠堰自公棠而下由溪口至畸山與上元  
溪蔡家河合自畸山而下至泉口與杜嶺棠溪流  
入白作洋乾溪水合自泉口而下至江口與范家  
河趙河水合又下與坊橋江水合而匯爲江是勢  
雄而流濫漑濟甚博者也總而計之西南諸水自  
澗入溪自溪入河而盡歸于東北爲奉化江若珊  
嶺以南新嶺以東皆爲海壤溪流不聚廟山硿以

制揚魯水史家礮以制戴家山水黃公堰以制甘  
嶺水小堰以制大同水皆隨水勢而引利於田也  
黃蘗溪發源于金峩山西南由洛沮至天門注海  
松溪發源于鄞菩提嶺東行注海尊湖水源於九  
峯由吳家埠注海延納豬積則在三農自力耳至  
若溝池泉澗坊庸圳港苟溉千田固非水利而局  
小利微亦何能一一盡詳之哉

### 定海

定海地多斥鹵經以大小浹江皆海潮逆入不可

以灌縣南諸山之水併而為溪名之顯著者曰嘉  
溪曰啓霞溪曰盤魯溪曰鴈潭溪曰瑞巖溪曰慈  
魯溪曰章家溪曰徐家溪曰楊家溪溪注而為河  
凡五地埭河源出盤溪東接啓霞靈巖溪水下楊  
木堰北趨小山礮入海蘆江河源出瑞巖溪東北  
洩於穿山礮口楊落河發原育王山下合太白山  
之流注為石湫浮地埭堰過章家橋而走長山礮  
謝嶼河新大河兼受東錢湖水下流則洩於五鄉  
礮雨暘時若則縈紆數十里之水僅足以潤澤四

鄉之田

崇丘靈巖太丘  
海晏總四鄉

少值旱暵民輒告病雖湖

水分流而波餘有限斗門河鄉亦引湖源由紀家

橋以達崇丘四都地舊設槎堰寔為隄防歲久堰壞

水失故道滂滂則汎溢入江遇旱則鄞人壅泉自

利器器相訟勢隔燕越嘉靖甲寅縣令宋繼祖相

度厥宜下槎堰二十里創築東崗堰礮而民始息

爭自礮而下導於小浹苟啓閉不時與無堰等耳

此在典守者加之意也縣之西北接壤鄞慈水豬

而為湖者四播而為河者亦四沈寔湖靈緒湖白

沙湖灌田可數百頃中大河發源茅洲至駱駝橋

而分流南入於鄞北抵靈緒西河導香山之水而

北洩於澥浦大閘河引鳳浦湖源過宣家堰而兼

受杜湖之水湖屬慈谿古濠河發源縣治之北西經通

利橋抵駱駝橋下復折而南合中大河至大寺堰

而分流以達於諸港凡江北之大河田橫河田後

港田後河田悉仰賴之自洪武丁郊展城跨濠而

源委隔絕遂成淤塞之患今西水門舊迹猶存啓

而通之則其利自倍矣慈谿後江之水由夾田橋

茅洲化紙間滙於貴勝堰下自堰以東地勢漸高  
歷大寺堰而河益淺澁每旱則啓閘通潮資之灌  
溉然潮之引納無幾而諸河港之水復流而西必  
鑿之使深與西方河等則蓄水自多而潮亦可入  
是在司牧者爲之計也顏公渠起桃花渡東迄於  
定六十里宋淳熙間統制顏頤仲訪河故道大加  
疏鑿舟楫灌溉民寔利之歲久湮廢至嘉靖丙申  
而縣令王文貢復疏浚之惜其董治弗精乍通遽  
塞迄今未有能繼顏公之志者要之邑本海壖旱  
不十日則鹽氣蒸曝禾稼枯槁若海晏之南靈緒  
東管之北尤苦風潮衝激舊築石塘率多崩圯昔  
人謂後來者當念經始之難時加修葺誠今日之  
急務也舟山舊爲州縣管轄山海 國初遷徙其  
民捐棄沃壤昌國四里存爲畸零山田則襍以砂  
礫圍田則病於海潮而白泉湖黃馬溪限隔一方  
勢不相及所賴以浸灌者不過山間易盈易涸之  
水耳若能捐土壤鑿陂池費一而利百是則可爲  
也

象山

象地外環大海內奠崇丘平曠之區延袤不甚廣遠南有附郭之田六萬餘畝而引源障水灌溉之利通焉中爲大河源出鳳躍岸列東西斷流別派如體肢然東發源於錦溪梅溪鼓吹象潭等澗下注于河爲應家浹爲半河爲史家徑縈迴盤曲又別有渠衆流會于東大河而止西發源於彭姥嶺湧泉潭朱水溪等澗流入白石徑礮担浹馬家堰橫塘河穿溝接澮復多澗道諸派流于西河極而

止摠之凡三十六澗而設堰以備蓄泄者三東會源中朝宗西靈長橫塘而下有城隍堰稍南有李郎堰以防止水而上洋諸田灌溉賴焉即有澇則啓而決之以海爲壑非所患也第河澗淤積內瀦甚淺稍旱即竭桔槔靡施民皆束手待斃爲今計者要惟浚而瀹之從昔人所議一丘至三丘之說民出其力而官責其成三堰二堰以時修築則停蓄深而旱乾有備矣至於堰下諸田形稍卑窪舊有倪家河潘家河及縣令許知新復開千丈瑞龍



馬崗三河而東西海港設永豐秀才二硯以時啓  
閉為利蓋甚溥也但歲久淤塞遺跡僅存而併入  
於豪強者過半矣民心憚於浚鑿官府失於稽查  
前人良法美意湮沒幾盡一遇亢旱則盜決上河  
之水屢屢致訟彼不知者但云官河之水無分上  
下殊不知上洋河澗原已摠括丈量其中租稅分  
賤上洋田畝故上河水利下洋不得分侵之也况  
河水有限田畝之待灌無窮此防一弛則上下之  
田胥受病矣故厲禁之設非得已也今惟浚侵沒

之河開已塞之港修已壞之硯則下洋之田旱澇  
亦自有備而訟可息矣  
溪水鑿陂池開溝洫  
若斥鹵之區築圩為塘  
堰有中央硯五都有南塘硯則知縣夏  
都有王家堰則邑人御史王恣所築  
嶼硯二都有塘硯有三  
所築陳莊塘有陳莊硯又  
則晉人陶凱所築凱後未百年而墮  
陵傳亦修

築之鑿河三道東設高平中處豐西岳頭三輿以  
為捍衛民甚德之弘治間海潮衝擊復感巨浸而  
陶陵二公不可復作矣已上山前比年諸公率賦  
諸所設輿堰歲僉官夫以司督兩蓋三出民  
命育焉誠不可不致謹也若乃沿海之三家化  
以后民間間陵傳之風而興起者築障幾及百數  
而輿堰如之然桑田滄海興廢不常要勿可恃為  
永業也

寧波府志卷二十一終

寧波府志卷二十四

書三

南京兵部尚書郡人張府徹纂修  
寧波府知府蜀威遠周希哲訂正

兵政書

語曰教習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  
可偃于天下為是言者非貪兵黷武為也國雖大  
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顧用之有巧拙順  
逆耳是故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伐舜  
禹有三苗之征天下後世不緣是以貶其聖蓋以

兵者國家所以糾疆暴救危殆夷險而平亂不得已而用焉者也世儒闇於大較猥云德化不當用兵是知安而不知危大至窘辱失守委曰無可柰何是誠不權輕重矣故國必有不忘戰之臣而後能享不用戰之利何以言之不忘戰之臣恒恐天下有變而猝無以應之殫圖竭智夙夜所爲兢兢是以疆宇奠安而宗社固于盤石即有豺豕之變從容麾而却之耳吾寧地瀕溟渤寔與島夷接壤自春秋爲於越之國不忘用兵邇年以來沾濡太平之澤武備大弛倭奴肆劫流血染海積骸成丘募三河之少徵六郡之良猶不足以殄滅鯨鯢揚波萬里使

聖天子宵旰東顧百姓轉餉征發繹騷百費並起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剡麻縷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日夜叫囂卒無寧歲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覩其事蓋有餘慨焉自昔制治之善莫過於成周其詰戎禦侮之畧即按籍可鏡見也天子王畿六軍公

大國三軍侯伯次國二軍子男小國一軍凡六等而一軍用萬二千五百人一鄉萬二千五百家家用一人爲軍六鄉則六軍而遂數與鄉數準六遂六鄉可制十二軍而止制六軍者先王不欲盡民力也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會則爲伍兩卒旅軍師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足以相別聲音足以相識以之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家自爲兵人自爲備居有積倉行有裹糧故一遇調遣天子命六鄉之卿將之初無煩于廩餼亦不煩于均節兵滿

中外晏然若無迨及數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此誠不易之良法也後世王政衰井田廢兵農異處世卿帥師大夫藏甲兵惰而將驕農人不得擅其生息始紛紛弊矣唐人府兵號爲得井田大意然井田寓兵于農府兵寓農于兵其意已異而况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操刃則次且握符則跋扈安得不啓方鎮之禍乎宋有禁軍廂軍叅以召募團結訓練謂之鄉兵貫緡穀粟則給之官役者不休耕者不力而兵民乃俱受病矣

皇明掃滌腥膻奄有四海宏模遠畧迥出前代以  
爲帝王之道文武並用塞垣際天烽障林立防邊  
戍海樹設周詳郡縣所在多立衛所衛之而治民  
治兵咸有經制衛所轄于都司都司轄于五軍都  
督府其卒伍之設一百戶旗軍一百一十有二千  
戶所一千一百二十衛列五所及衛鎮撫凡五千  
六百有奇合寧波定海觀海昌國四衛與外屬所  
旗軍凡三萬三百有奇歲撥官軍儲餉凡四十萬  
石有奇官曰俸軍曰糧而寧定昌者領于寧波府

倉庫觀海者領於紹興府倉庫折銀本色相半支  
給出哨戰守動有程期兵閑輿衛農安畎畝此雖  
非成周容民畜衆之意要亦通變宜時之長策也  
于其初蓋以全額之糧養全伍之卒以全伍之卒  
充四境之備故海波澄宴狼烽息煙幾二百年號  
爲太平間有疥癬之虞遣一偏師應之即望風而  
解遯矣乃今尺籍空虛僅存罷羸原額三萬有奇  
今已耗損大半數詳兵衛志中一遇小警輒狼顧魚駭選  
愞觀望以戰則所績以守則不足乃至徵發四方

召募非類如狼苗等兵布滿海宇而供億浩繁帑藏不繼遂至存留京運那貸鹽本抽取香錢以取辦支吾猶爲不足而料民丁田曰兵費曰兵餉曰兵米諸色日殆十倍往昔兵無休期徵無停日而閭閻郊遂之間十室九空所謂反裘而負薪皮盡則毛亦去矣當事之臣可不爲寒心哉今欲爲安攘久遠之計非他也不過舉祖宗之成憲軍復軍之舊額糧復糧之舊額振刷耗蠹而責其實效調停法意而與時宜之耳何以明之清勾之法既

壞里書脫漏戶籍勾補者百無一至即有至者亦管過爲誅求收伍未幾而旋即窟匿矣至於犯法充新軍所在種種夫豈少也而法網不嚴曾未有隸尺籍而荷戈受者兼之汰黜之令過嚴異姓充投及無妻者輒俱罷革雖贅壻義子一切不錄軍安得復舊額乎歲撥糧儲止準見在軍伍他皆謂之羨餘歸諸計部其存留者又拖欠於姦民侵欺於豪長官司置不爲問而廩庾之儲曾不及通欠之半糧安得復舊額乎故軍日銷糧日耗以至不

可簡閱雖謂之無兵亦宜况可恃之以折衝禦侮  
爲萬里長城乎軍旣銷勢不得不募客兵糧旣耗  
勢不得不額外科徵矧今募兵他省動越數千里  
徵發僅千百人未及至而已捐官帑民需不訾矣  
况至者未必皆精以之赴鬪往往貪餌致敗恐官  
府之詰之也即又棄戈而鼠走所過道路率又逞  
其狼豕貪殘之性白日剽掠昏夜則汗瀆婦女一  
或捍拒則露刃而譁殺人無忌故諺曰寧遇倭賊  
毋遇客兵遇倭猶可避遇兵不得生由此而觀之

兵有害無益明矣况使之久居內地間熟道路習  
知土風民俗之事必有不戢自焚之禍如元末苗  
帥楊完者流毒吳楚盖可鑒已爲今之計莫若奏  
復全額原糧盡充該衛所養兵募兵之用不得復  
以羨餘解京而悉禁拖欠侵欺之姦不得以國賦  
潤豪滑如又不足不得已而加賦於吾民當不如  
今日之甚矣其足兵也仍嚴行清勾之法移查原  
籍有無丁壯可補者補之即贅壻義子年力強壯  
俱准收充原額如原籍果繫亡絕即於所在衛所

簡見在丁壯補足行伍不必執空籍以靡歲月其  
犯罪充軍者嚴爲解發明隸尺籍如近年兵部題  
準事例不得有所隱脫又不足則召募土著之人  
膂力精壯者程能試補仍復其身而給之食立以  
程限以二十歲爲始五十而罷復爲民有疾病願  
復民者聽不苦之以終身不陷之以永遠則人皆  
鼓舞爭爲兵矣仍藉應募他郡者責令來歸其冊  
籍則歲注之給以懸牌嚴其虛冒私替之弊當其  
壯善鬪之時得以盡力武事而不出二十年後

復爲平民則

爲凶人如此則軍

戰之民死于無辜

狼聞廣等兵苗

欲飲食與倭奴等

豈有常所哉山川所

戰國之時蜀人怯懦

成伯疆岳武穆以荆襄

向無前未聞借兵於他所



之遺風猶在乎加之以訓練資之以利器火攻水擊豈遽出他兵下哉且今閩廣諸兵其長技故智利在水者可習而知而吾蒼山下八之人熟閩廣之技者亦非少也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事在反掌而有勇知方是在上之人使之者何如耳夫吳越之人以舟楫代輿馬以江海為坦途伍員對闔閭以舟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大翼當陸軍之車小翼者當輕車突樓車走舸者當輕走驃

為長技以火攻為要術乎舊制官哨戰船勢銳而難進銅銃碗口力踈不足以遠邇乃更用福蒼等船即大小翼樓船之遺制用八槳小漁船以突冒周旋其輕捷視驃騎以發貢佛狼機代砲石以鳥嘴銃代大黃參連弩而奮迅着物無堅不碎又制之最良者也群而肄之刑賞以勸懲之有不足以賈勇而威敵哉况保鄉井之人與去鄉井之人其踪跡不同也自衛其骨肉廬舍與衛人之骨肉廬舍其情不同也官司自馭其民與馭千萬里外

不根之人其約束不同也主兵漸強則客兵自可  
次第罷遣斯非計之得者乎若夫三軍之司命則  
在將帥今之世祿紈袴固有宣力翼戴長於馭衆  
者矣寧無腹削以自肥用賄以干進者乎畀之兵  
柄求無敗事不可得已昔者晉悼公使欒糾爲戎  
御以訓諸御知義使荀賓爲戎右以訓勇力之士  
可以時使山林草澤行伍之間未嘗無干城腹心  
之士也歐陽修所謂求賢勞之士不必限以下位  
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士不可薄以

賤以非常之禮待人人亦以非常之效報國又謂  
取禁軍廂軍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每  
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校其技精而最勇者百八  
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裨將合十裨將而教之  
又於其中擇有見識知通變者十人之中必有一  
人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智勇乃萬人之選也  
即是說而推行之拊髀之思庶幾可息乎若夫各  
縣民壯巡司弓兵皆膺編戶之徭而司防禦之責  
者也今官府旣占之以爲勾捕跟隨之役而積年

市猾又據以爲窟穴或以錢乙而代趙甲或以一人而包數人支糧有名而戍闔無實官司查點則倩募以代應不知弓矢何物擊刺何技又可驅之以赴敵乎今宜如海道副使譚綸編立隊伍團聚訓練責統領之官嚴勾稽之法明賞罰之令不許虛隸尺籍不許私擅占役是亦足兵之道也議者謂盡罷兵費兵餉諸征而總括一縣丁田增編民壯擇其壯勇有抵業者鄉舉里保以之訓練以之調遣亦可以漸代客兵而桀驁亡窟皆不足患矣

議者又欲以鄉兵代官兵奏疏文檄積滿案牘而迄未有能行者何也懼調遣之失業也糾聚之妨農也差官審編又不以賢能正官而率以佐貳首領所至之地富者行賄求脫強者挾詐求脫故冊籍未定而委官之囊橐已滿其充數者非貧難下戶則蠢愚無智而鄉長甲長則無賴猾氓也謂宜明示號令不調遣遠出不糾聚妨農委賢能正官親詣關箱村落備查編戶隨其住居相近團聚大率以二十三家爲一甲就中選有力量者二名立

爲甲正甲副置牌一面上書甲正某人甲副某人  
民某人某人仍於五甲之內選其才能服衆者  
之爲鄉長使之統領總置一牌上書鄉長某人管  
甲正幾名某人某人甲副幾名某人某人各該  
民若干某人某人列於各甲正甲副之後仍令  
每家書寫排門粉壁互相譏察各備鋒利器械一  
齊每鄉長管下置大旗一首及合用銃砲等項聽  
從鄉長統領前至空閒處所演習武藝一遇有警  
便升旗舉砲各率牌內之人同赴要害地方設

法把守併力截殺仍於通行街巷路口樹立壯固  
木柵堆積石塊以便拒守其居民或多或少隨宜  
團練不拘定數仍照兵部題奉

欽依事理保甲領袖先行給與冠帶以爲激勸有  
功之日一體陞賞庶幾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不待  
調發之勞而坐收保障之績矣雖然此其大略也  
作而新之則在乎人昔岳武穆非世將也崛起行  
伍之中而膺統制之任亦非有素練之兵也其克  
敵制勝不過六事而已一曰慎蒐選二曰精訓練

三曰公賞罰四曰明號令五曰嚴紀律六曰同其  
苦皆鬼游奕由此其選而北向披靡曾莫有嬰其  
鋒者使今之爲將者能一一體而行之則無不可  
練之兵無不可用之衆何強不可摧何堅不可破  
哉故良將軍師不在將門相府而隆中淮陰世未  
嘗無也收豪傑倡勇敢討軍實專責任上安下戢  
而敵國外患坐銷于俎豆之間初非易民而治也  
在秉樞者加之意而已

### 田賦書

自昔神農教耒耜軒轅立經畫田制肇矣然而正  
畝坵開民粒右樹藝之利而無公歛之法故後世  
並畊之說資之及后稷教稼穡夏禹定九貢等田  
之上中下而成其賦商復爲助周復爲徹制什一  
以正其供而天下之中正始度矣春秋作田賦書  
作丘甲書四征公室求視邾滕于時賦已無經况  
戰國瘠民以厚兵重歛以崇侈大桀小桀益不可  
勝言矣漢高之興易暴爲仁文具繼之又玄默以  
尚儉其取民之制至三十而稅一或并蠲不征其

爲民惠澤甚渥也然當時議者又有名三十稅一  
實什稅伍之譏此豈非額外之橫征弗孚於德意  
哉唐之租庸調最爲近古 國朝之制大略倣之  
即田而稅輕者庶幾於三十之一民僧道而重者  
已幾於十之四五官田又合戶之身田而總括之  
以爲五年十年丁差之制則其役斂之重又甚矣  
洪武四年始令戶部給天下戶口由帖略如今花  
戶短冊之制存戶存丁男女存事產旣而爲隅輪  
圖則備坊巷河渠隣比居址而不及其事產嗣後

信國公湯和大計吾郡之田而尺籍之每邑凡幾  
鄉鄉之田凡幾萬千百十頃頃分畝坵坵分字號  
經界旣正編爲排花鱗次而不可亂其稅則上下  
其田之則而差之凡民田之重者畝不及六升而  
輕者纔一升有奇其肥瘠之數蓋大較不甚相遠  
也而田之名目則種種不一民田而外有官田有  
僧田有道田而僧道又別有舊田有續田官田有  
抄沒有爲事有塗漲有撥賜有書院有學有庄有  
院諸名色不可殫紀而其稅且倍徙或什於民田

官田重者畝五斗或七斗有奇僧道夏稅至五升有奇統郡之周凡田共二

萬三千八百六十五頃四百一十二畝有奇凡稅共一十九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有奇各隨民之所占而隸其籍某戶占某鄉某號田若干頃畝爲稅若干石斗升合勺田有買賣稅有去來十年則大造黃冊而開會之某戶買某戶某鄉號田若干頃畝爲稅若干石斗升合勺某戶除與某戶某鄉號田若干頃畝爲稅若干石斗升合勺此其手實於官登之同版宜畫一不可姦也然其弊有不可

勝言者大約田不均而名目煩則其弊在法而不在人賦一定而科歛重則其弊在官而不在法田畫一而欺隱作則其弊在民而不在官夫楊州之田下下其壤定矣吳越有畊民而無其地其地狹矣故郡之田雖縣以五分鄉以數十辨其肥瘠可略見也即一鄉之中近河渠而沃衍者爲肥其餘爲瘠河渠之深者爲肥淺者爲瘠深而有源者爲肥無源爲瘠初以肥瘠稅畝然未必一一皆中况農之勤惰又自爲肥瘠于其間又非鄉田爲之也

聞之故老云鄞田翔鳳鄉最肥往時信國量田民故決湖滄其田信國謂爲水鄉特輕其稅畝升八合有奇即此知科則之重輕亦非平賦之準也田始占於寺曰僧田始占於觀曰道田始入於官佃之民而官收其租曰官田今此三田皆散於編氓而戶占之矣即如廣德湖之官田遠自宋熙寧間官收其租以爲公費今之稅額即當時之租額也易而勝國又易而國朝乃其額則因宋之佃租以爲稅法其他均一鄉也而肥瘠頓殊隔一塍而

上下特異此可不爲之變通哉故嘗類郡之田而約其數鄞之官田得民僧道田六之一慈奉定得十之一象得四十之一統而均之不過稍益民僧道田之稅額而官田之重稅可辦矣可均農田可免重稅可正騙賣近因官田價廉乃稱民田騙售於人可革欺隱弊

理則埋

此善之善者也嘉靖辛卯間鄞令黃仁山

根道嫌於變亂版籍卒格不行若其田賦之輸奉  
有者令每夏畢則徵夏稅秋畢則徵秋稅五年則



徵丁田十年則徵徭役二稅有本色則輸米麥有折京則輸銀解京而秋米本色自嘉靖初以轉輸海倉不便且海下官兵又便於得銀故復半爲本色半爲折銀價石五分貯之府庫按時而給謂之府折其官之催徵先期立爲限程俾見年里役糾其不率該催促其輸近年分其辦細戶上其供上下相安無異議矣丁田正差以人爲丁以田準十五畝爲丁至黃仁山始視差法準十畝爲丁此略從輕民之意也然田之重已加十五矣仁山又於附

籍寄庄戶每田二十畝則增一丁則又加十五矣

然此特以懲詭戶之弊也今則不論詭戶皆如仁

山加之丁矣官田舊以稅重凡丁差皆不及今定海仍

然今則半民田矣又一切諸料價及兵費皆以田

派曰以輕無田之小民也然田未必皆腴又時有

水旱凶荒之災計租之入大約雖腴田亦半稅於

官矣又邇僉修城大戶以田倭米大戶以田買硝

黃等大戶以田一切額外之征以田其賠償之費

至售田以供而尤不足故俚人之諺曰將錢買田

不如窮漢宴眠又曰有田膺戶門因田成禍門傷  
哉風矣 國初田糧皆有定數自洪武以來凡幾  
造黃冊矣然今之糧皆洪武初年之糧而今之田  
則什二三耗非洪武初矣大抵水衝沙塞柴沒根  
深及逃絕棄業者無歲無之而新漲海塗江途諸  
田又不報官起料然則田安得不耗乎又况猾民  
作姦乃有飛洒詭寄虛懸諸弊故無田之家而冊  
乃有田有田之家而冊乃無田其輕重多寡皆非  
的數名爲黃冊其實僞冊也何言乎飛洒富人多

田患苦重役乃以貨陷姦書某戶洒田若干畝某  
戶洒田若干分厘某戶洒糧若干升斗某戶洒糧  
若干合勺積數戶可洒田以畝計洒糧以斗計積  
數十戶可洒田以十計洒糧以石計而書手則歲  
收其糧差之筭其被洒之家必其昧不諳事或朴  
懦不狎官府者也甚有家無立錐之業而戶有田  
畝糧差之需至歲備其身以輸猶不給孰知而閔  
之乎何言乎詭寄多田之家或詭入於鄉官舉監  
或詭入於生員吏承或詭入於坊長里長或詭入

於竄戶貧甲或以文職立寄庄或以軍職立寄庄或以軍人立寄庄夫鄉宦於各縣占產寄庄猶可言也而本縣寄庄何爲者哉軍官占產寄庄猶可言也而軍人寄庄何爲者哉率不過巧爲花分以鄰國爲壑耳何言乎虛懸趙甲有田而開與錢乙錢乙復開與孫丙孫丙復開與李丁李丁復開與趙甲李丁有開趙甲不收則併田與糧而沒之矣然飛洒者損人以裕己者也詭寄者避重而就輕者也至虛懸則一切欺隱以負國課耳又有弊者則專貨書手悉以田歸書手戶糧亦隨之書手乃徑豁其田而糧則於十年之中歲洒合勺於一里百戶之內漸以消豁此以影射爲姦者也又有糧存而田不稱則捏則官田以一埋十此以那移爲姦者也又有買田十而止開其八九仍遺一二於原戶又或收田而不收糧俾賣主受其害而已得減輸此以買戶爲姦者也又有田本輕則而開作重則田本八九而多開爲十以歸於人因得輕稅之田此以賣戶爲姦者也又有買戶已收其田矣

而於賣戶則不爲除使一田而兩戶糧差此以乾  
沒爲姦者也或欲加之糧也則不加其戶之田畝  
而以重則移輕則或歲爲之飛洒見其糧之增也  
則反誣爲虛懸此以欺因爲姦者也凡此神妖鬼  
怪不可殫述填於紅圖不可改矣則改於黃冊印  
於黃冊不可易矣則公爲洗補不得於小里則貨  
都總妄坐於小里不得於都總則貨縣總妄坐於  
都總雖歷屆更代不常其爲故智一也不惟是也  
每遇一丁差之際即類取富戶之賄爲之厚減其

產以呈於官俾得輕鮮適有發其隱者即復暗賄  
該吏盜庫冊洗補而改移之如趙甲本田若干移  
之別年錢乙之戶假以爲證旣而首者知之復發  
其事乞證於府冊蓋是時縣之吏與同弊矣復謀  
盜府冊洗補而改移之如縣冊首者復知將復發  
之無何即賄以乞免而其事竟不白嗣後錢乙知  
之曰我無田是趙甲竄而歸我我將首之甲無何  
乞券於乙其就乙戶而膺其丁差且賄之凡此皆  
意外不可窮之姦幸已發之而官不爲之竟其戮

然則睥睨者又何所畏而不爲哉今欲使開會者  
准排花因字號不得無因而冒開則排花之存于  
民間者多非洪武間之舊而字號之制於畝坵者  
或子孫分析則以一號而分爲二三或富戶兼併  
則以二三號而合爲一號又皆漫不可據以爲信  
也欲於開會之時官爲履畝俾戶插田號親爲丈  
量則於丈量之時又潛通里書衰減以從輕既不  
得一皆實而况籍之於丈量之冊者又未必一  
一對記於黃冊此又徒爲之勞擾也欲以稅契

準則郡之故事實錢實契者自恃無他率不稅契  
而中有姦弊者反稅契以爲他日事發之証此又  
稅契之不可憑也凡此弊端雖巧於爲術者皆未  
有能剔其隱然則終付之無可柰何而已乎嘉靖  
六七年間郡丞曹山嘗爲之法視戶之田多糧少  
者謂爲飛洒則以田而馱糧糧多田少者謂爲虛  
懸則以糧而馱田若近矣而孰知姦民之善弊者  
糧灑於人則必扣糧而減田田既虛懸則必捏則  
以從糧曾未有多少形迹之可稽其有多少形迹

可馱田而馱糧者多良民之被害於弊書者也故  
山清查之法爲良民之害者十七八而所得於弊  
戶之情者纔十二三又非計之得者也嘉靖十年  
鄞令黃仁山素威嚴因令書手皆得自首其弊凡  
四五屆黃冊之隱皆悉陳于官是時書手憚山峻  
罰首告略盡奉化令陳縞又設爲投匭使人皆匿  
名投首間所得姦弊亦十七八然二令竟不能終  
黃冊之事以去而民之姦且復故矣昔信國量田  
之時任嚴刑重擊斷且當

聖代開國之際猶不能改前朝官僧等則之制以  
重貽後世控則影射之姦而况於今日習熟神鬼  
之徒又何以誌其後哉自今觀之積蠹雖難以盡  
釐而清查亦不容但已試舉其淺近者言之凡有  
數端一曰開首告之門凡書手之弊本人知之他  
書手知之各戶之弊本戶知之本里人戶知之今  
須先令各書手各人戶自首其弊或嚴刑以威之  
使言或寬法以誘之使言其自首不盡者許他書  
手出首又不盡者許本里知因人出首自首者准

免本罪其首他書手他人戶者亦准免本身應得之罪即以弊書弊戶之贓贖充賞其有不自首而事發覺者則重懲之而沒入其田凡得書手之弊竊則把其陰罪而令舉首以自贖又兼行投匭之法以一例十以十例百循而求之弊源或可塞也二曰嚴保勘之法冊之將造也令各花戶各將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分爲四項某鄉某項某則田若干糧若干麥若干其新收開除者備開收除某都某畝某人合迤年里長所管十甲首爲一冊互相

保結又合一畝十里長所管百戶爲一冊互相保結又合一都百里長所管千戶爲一冊互相保結其冊一樣二本官爲鈐印一存在官一給與執照以後但有虧弊連坐保結之人其各年各都各畝田糧必須總撒相合有一不合即爲姦弊尤不可不究也三曰清書手之戶姦書作弊多以已戶爲之出沒湏查其田多而糧少或田少而糧多或前屆少而今屆多或前屆多而今屆少或有田而無糧或有糧而無田或欲朶糧以民田爲官田或欲

洒糧以官田爲民田一一究其下落則不必盡窮  
花戶而其端已可槩見矣四曰明收除之數夫造  
册收除不過一買主一賣主而已即寄在他戶亦  
即所寄之戶開會此除彼收本無不明而姦人則  
詐爲展轉甲除與乙戶乙戶又除與丙戶至三至  
四有除而無收即爲虛懸如前所云矣其爲此者  
非實有是數番不過塗人耳目使官府不能窮詰  
耳今若嚴爲之禁如趙甲既開與錢乙則錢乙不  
得復開與孫丙周戊既開與吳己則吳己不得復  
開與鄭庚但有展轉即係虧弊究問如律沒入其  
田庶幾其可也五曰革田糧重會之弊夫造册開  
會田糧本一事也如某除與某人某鄉某則某項  
田若干該糧若干該麥若干其買主照數收戶各  
以過橋數爲據此其授受甚明而其事甚約也而  
姦書欲爲嘉弊乃賄買該吏欺誑官府會田一番  
會糧又一番會麥又一番既得縱其求索而糧不  
隨田因得以輕爲重以重爲輕以多爲寡以寡爲  
多弊始百出矣如謂數目難清則田糧相隨者反



難而田糧分爲二者反易乎如謂查筭不及則一  
番反不徑約而兩番反爲便利乎此積一府數十  
年之弊所當力變者也六曰禁洗補之弊今夫民  
間之質劑不敢洗補防變詐也士人之書疏不敢  
洗補嫌不恪也况黃冊之造以獻天府以定官賦  
以察民僞重大莫加焉乃容有洗補乎蓋姦狡之  
徒正以此行其變幻之術重改而輕輕改而重多  
改而寡寡改而多有改而無無改而有趙甲改而  
錢乙錢乙改而孫丙或掩飾旣遂而復反之或清

查不及而卒不變姦始不可窮矣今宜於清審旣  
定通造黃冊雖一字不許洗補如其有之當痛懲  
其人即十易不爲過蓋巧者足以眩人之目而一  
鑿之於天日則纖悉畢見以是禁椎埋之姦亦或  
一道乎七曰重詭寄之役民之爲詭寄者非好爲  
是紛紛也不過欲避重役而就輕役耳近者縣令  
曾承芳凡於寄庄附籍等戶皆僉以重差此最善  
於釐弊者間有跡同而非詭者則在臨時審察之  
大率真者十不過一二而贗者則十之六七也其

竈戶亦宜定爲之限每戶辦鹽一丁准免田差若干畝鹽丁優免之外悉照民戶編差則詭寄竈戶者宜可少革矣極而論之昔之冊無弊而繼則有弊繼也弊少而今則弊多豈今之人盡不如昔哉亦由官府有以驅之耳官府之驅之者何政苛而役重民困不啻水火其犯王誅以逃一旦之命豈其得已哉何言乎重役館驛館夫倍役目者率百數十金巡鹽應捕倍役目者率四五十金府縣庫子倍役日者率二三十金司獄司獄卒倍役日者

率一二十金一入其中富者破家而貧者亡命豈其初則然哉用度日侈誅求日濫包攬之市棍日肆吏卒之需索日繁耳又况皇木解戶之類倭米大戶之類應者喪魄談者輒爲吐舌哉故今欲革黃冊之弊非調停重役不可非均官民僧道田之則例不可非舉按前數條之積弊不可而大要則在賢有司耳有子產之智則民不能欺有西門豹之威則民不敢欺非此二子而有懇惻爲民興利除害之心即不能盡洗而更之亦可以得十之六

寧波府志卷二十四  
十五  
七矣其調停重役語在徭役志中倘採而行之不  
惟一方之利雖以推之天下可也

寧波府志卷二十四

